

一把大刀

张文儒

我们家原来有一把大刀,它长不到一米,最宽处约有一拳头,虽然刀把上缠着破布,刀面上还有些锈迹斑斑,但刀刃十分锋利,这把大刀是贺龙亲手送给我爹的。

我老家在山西省文水县开栅镇崖底村,地处汾河平原与吕梁山脉的入口处,日本投降前后,一直是日军、闫锡山勾子军和八路军的拉锯地,全村八百余人,饱受战争血与火的折磨。

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某天,我正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,忽听街上人声嘈杂,有人喊:“要过队伍啦。”小伙伴们一听,马上各自跑回了家,我妈急忙把我爹推进放杂物的小西房,麻利地上了把锁。不一会儿从院门口就进来几个背枪的兵,进门就喊:“村长在家吗?”我妈急忙迎出来说:“村长不在家,刚出远门。”我不解地看着我妈,不加思考地对那几个当兵的说:“我爹在哩,我妈刚把我爹锁在小西房里。”我

妈一听哭笑不得,十分尴尬。几个当兵的笑着摸了摸我的头,趴到小西房的窗户上看,我爹一时躲闪不及被看个正着。当兵的笑着说:“大嫂,你把锁打开吧,让村长出来,我们首长找他还有事呢。”看是躲不过了,我妈无奈地开了锁。我爹跟着当兵的走了,我胆怯地看着我妈,心想等着挨打吧。我妈看着我有点气,走到我跟前举起手,吓得我缩着脖子,眯着眼等着挨打,可她举起的手,却又慢慢地放了下来,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妈不放心我爹,不时地去院门口张望。过了晌午,我爹手里提着一把大刀回来了。我一看高兴极了,我就爱舞刀弄枪。听我爹说,他和当兵的到了孝文庙的村公所,门口有十几匹马,还有勤务兵,屋里人不少,好像是他们的大官儿。一个南方口音的军官对我爹说,他们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五打下文水县的贺龙部队,现在要

从截岔上往西走,路过我们村筹些军粮。我爹庆幸村里筹得起,便应了。于是有十几个当兵的跟着我爹,村役提着斗挨家挨户去收军粮。筹粮虽难,说了不少好话,好在我爹人缘好,办事公道,亲戚们都支持。回到村公所,那个军官很满意,过来拍着我爹的肩膀说:“老乡,辛苦了,谢谢你啦。”正说着,走过来一个留有八字胡的,看样子像个大官儿,那个南方口音的军官告诉我爹,这就是晋绥军区的贺龙司令员。我爹早几天听说贺龙亲自指挥独立旅24团和八分区的1、2、6支队打下了文水,可从没有见过贺龙,现在贺龙就站在面前,一下子真想起该说些什么。倒是贺龙司令员说:“老乡,难为你了,这兵荒马乱的,村长不好当啊!我送你一把大刀,动员全村老百姓和闫老西干,保住咱们的村子啊。”说着从站在旁边的一个兵身上取下一把斜挎着的大刀交给我爹,我

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边点头边说:“行,行。”

说完,贺龙上了马,随着西进的队伍从截岔上奔吕梁山区去了,看着走远了贺龙,我爹高兴地举起了大刀,向站在路边的乡亲们大声地说:“我可见到贺龙了,他还给了我这把大砍刀。”

一天,交文(城水)游击支队路过我们村,时任副支队长的二舅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,一面安慰劝导我妈不要害怕,一面支持我爹在村里组织民兵。受贺龙送刀的激励,我爹胆子也大了,常常身背大刀带领全村民兵,坚壁清野,站岗放哨,埋地雷,送情报,筹军粮,做军鞋,为护村保民做了不少工作,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打击闫锡山勾子军,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。迎接边区政府的土地改革运动,斗地主,除汉奸,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,革命热情更加高涨。

记忆



岳晋摄

满江红·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

张可贤

溯忆当年,金瓯破,列强侵略。匪倭寇,居心叵测,屠城抢掠。枪响卢沟惊晓月,炮轰永定伤畿阙。纳粹狂,肆虐宛平城,豺狼恶。救危难,群情切;齐参战,除妖祸。抗战得胜利,九州同贺。纸虎强权常动武,东洋拜鬼良知没。勿忘耻,正义铸同心,强国策。

五律·扬眉逞骄

刘成业

卢沟枪炮响,万众抗倭蠢。山坳扎营寨,平原垒暗碉。歼敌天地动,得胜略韬高。洗血中华耻,扬眉自逞骄。

副刊投稿邮箱:
aireverc@163.com

我家的“豆腐西施”

于国源

我的母亲,有一门打豆腐的好手艺,别人一斤干黄豆,只能打出两斤半的豆腐,她却居然能打出三斤有余。而且,做出来的豆腐,香嫩爽滑,不嫩不老,母亲和鲁迅笔下那个“细脚伶仃的圆规”很像,我戏称她为“豆腐西施”。

我们一家三兄妹,所有的学费及开销,都是母亲一手一手磨出来的。小时候做豆腐,是用很古老的石磨,将黄豆塞进石磨口里,加水

用力转啊转,就成了豆汁。将豆汁烧开,用豆腐包过滤,用卤水点成豆腐,最后用石板压成形,一板板白白嫩嫩的豆腐,才算大功告成。

做豆腐是件很辛苦的事。母亲临睡前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将黄豆清洗干净,除去杂粒,放进一个大缸里。凌晨四点母亲准时起床,将泡好的黄豆放进石磨里磨。尽管母亲很是小心不弄出任何声响,但磨子吱吱嘎嘎的声音,和烧

豆汁时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,会时常惊扰我的梦。等我们6点半起床去上学,母亲的豆腐已经做好了。

做好的豆腐,要用箩筐担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卖。有时候卖不完,还得多转邻近的几个村子。母亲到家时,往往已是黄昏。记忆里,母亲除了疲惫的面容外,更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母亲的眼泪。

那天清早,我的母亲刚出门,箩筐的绳子突然断掉,两筐刚出炉的滚烫的豆腐,就倾倒在母亲的脚上。她疼得“哇”的一声叫出来,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

那天,我刚好和母亲同路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得像个孩子,哽咽着,不成句。我搀扶起她,劝她说:“妈,以后会好的,等我考上大学了,我一定不让您这么辛苦了。”母亲怔怔地望着我,好半天,破涕为笑。母亲第一次那么早就回了家,还担着两筐沾了沙子的豆腐。母亲一路还唱起了她最爱的歌,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,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正是冬天,沾了沙子的豆腐,母亲仍旧舍不得倒掉,拌点小葱,成了我们那一个餐桌上的主菜。

母亲常年疾病缠身,没有帮手,母亲一个人扛着支撑这个家。泡豆、磨汁、滤渣、压形,无怨无悔。她还常常教导我们:做人,就要像豆腐,清白无瑕,一生清清白白,光明磊落。母亲也是这样做的,她的一生,其实就是豆腐的一生,泡、磨、熬、挤、压,历经人生的艰难,历经岁月的洗礼,到现在儿孙争抢着膝下承欢,极尽孝道,母亲守得晚年最美的风景,好不快乐。

母亲的豆腐叫人生,清清白白,简简单单,但每一块,都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。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国的梦

